

名家推荐



吴 岩

数据、资本跟科技融合的时代，人类获得的并不一定是福祉，也可能是本性失去的悲剧。小说描述的是我们即将经历的数码消费未来，但这个未来的到来会比任何人想象得更早。我们应该加速它的到来还是避免它的到来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小说通过一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小视角切入，有实感，又在现实的基础上做了具有魔幻色彩的推导和想象，引人思考。读小说不应该停留在欣赏或惊叹上，应该有所行动。我们应该创造自己想要的未来。

爸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模糊的？我打开手机日历，那些僵硬的数字不起任何回忆。我只好把和爸爸妈妈、朋友们的聊天记录打开，按照日期一一浏览，回忆当天发生的事情。

5月19日

爸爸：我入选了！

（下面是一封邮件截图。）

亲爱的姜先生，恭喜您入选隐身计划。

请您于5月19日-21日携带您的身份证和全部电子产品（包括但不限于手机、手提电脑、平板电脑、耳机、游戏机、扫地机器人、智能厨具）到云隐公司报道。

妈妈：[花][花][花]握拳[握拳][握拳]我：我就知道，老姜最棒了！

那天晚上，爸爸报道归来，我们全家奢侈地去全人工饭店吃了一顿。天哪，我已经太久没有吃过一顿从洗菜、切墩到炒制都由真人完成，没有任何预制品和机器人参与的菜了。要不是隐身计划支付的酬劳不菲，爸爸妈妈可不肯这么破费。

爸爸喝了两杯酒，脸上出现了我很久没见过的红晕和笑容。“隐身计划成功的话，他们的产品就会大批量投放市场，到时候你爸我约等于造福全人类……”

我和妈妈用手里的白开水和他碰了个响亮的杯。爸爸继续说：“他们会预付百分之四十的定金，实验成功的话，支付剩下的。”

“实验不成功不是他们产品的问题吗？又不赖你。”我觉得这不公平。

“据说这个实验需要我们高度配合才能成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扣掉一些，也算不少了。”

罕见地，老姜一顿饭从头到尾都没有数落我，或是对我的前途唉声叹气。他又喝了一杯酒，神色更温柔了。

那是这几年来我最喜欢爸爸的时刻。爸爸和妈妈都是国内顶尖大学的毕

业生。妈妈已经失业五六年了，爸爸也在三个月前被裁员。新闻上说人口数量比十年前减少很多，但爸爸妈妈都说工作比那时候更难找，好一些的工作更是像城市里看得到的星星一样少。这也怪不得老板们，除了少数工作以外，和准确、高效、从不抱怨的机器比，雇佣一个人类的性价比太低了。努力学习就能找到工作已经是古老的童话了，所以我也理解他们总是为我的未来忧心忡忡。

这三个月，妈妈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存款，计划着开销。只要是能看到的招聘信息，爸爸全都投了简历。各种招募，从医学实验到科学实验，爸爸也都报了名。隐身计划是其中最让人心动的，不仅报酬高（足够让我们一家三口在未来的两三年里不用发愁吃穿），而且和当医学小白鼠比，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。哦，听爸爸说，隐身计划是云隐公司推出的反对隐私泄露和大数据监控的计划。参与者将会接受他们产品的测试，去除大数据标记在身上的标签，听起来是很好的事情嘛！

5月24日

我：老姜，梓淇问我上次你给我买的数字黏土链接，速速发来！

爸爸：……没有了。找不到订单，我手机里的东西都被清空了。好像是一家叫乐什么的店……你刚刚发的信息也正在消失。

起初几天，爸爸好像和往常没什么不同，生活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我们为天上掉了这么大的馅饼窃喜了好一阵。

大概是隐身计划的程序开始奏效了，爸爸手机里的记录在一点点消失，一开始是几个月前的记录，后来是一个星期前的记录，到现在，爸爸读到消息的那一刻，它就消失了。

晚上，爸爸坐在沙发上刷手机短视频。

“宝宝们，我手上这只杏仁烤奶裸色唇釉，不管你是什么肤质，涂上去保你的

科幻小说

爸爸在五点半消失

常笑予



常笑予

儿童文学作家。著有长篇成长小说《黑猫叫醒我》《多奇的世界》，长篇科幻小说《宇宙牙齿》等。

嘴巴嫩嘟嘟的……”

爸爸划掉。

“咱们在宝宝六月龄的时候就可以添加辅食果泥了……”

爸爸不耐烦地划掉。

“臻年高端养老社区在1v1机器人陪伴的基础上，会给每三位90岁以上老人加配一位真人护士……”

爸爸的手机似乎不那么“智能”了，像只发疯的猴子，一股脑地把自己手里的东西往爸爸身上丢。他只能远离这只猴子。这个隐身计划对戒掉手机倒是有点作用呢，我真担心爸爸想把它用在我身上。好在他没有这么想。

5月25日

中午，手机显示了一个陌生号码，第一次我没有接，第二次我也没有接，第三次，我接了起来。奇怪的是，电话那头是爸爸。我确实没有背下来爸爸的手机号，可是我明明存了“老姜”啊，再说我们经常通话，他的号码怎么会标记成陌生号码？

难道是因为隐身计划？正在被擦掉的好像不止爸爸手机里的通话记录、信息、订单、浏览记录，还有更贴近爸爸的东西，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了……

6月1日

我：你今天干啥？老李老姜带我去水上乐园。

梓淇：表妹来我家，我妈买了一个星

黛露蛋糕。

我：小心胖半斤[杯哭]，话说老姜好像胖了，让他以后再说我胖！

梓淇：不是吧，你家老姜不是万年面条人？

我：我说他至少胖了十斤，他说他早上称体重还是138斤，不多不少，看样子不是骗我，谁知道呢。

没错，应该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我第一次发现爸爸身上的变化，肉体上的变化。那天，爸爸穿了一条泳裤站在水里，瘦削的轮廓似乎也随着荡漾的水波扩散开。他引以为傲的，到了中年仍清晰紧致的下颌线有些模糊。想起他总是把“姜沫，少吃点零食吧，你身材可不随爸爸”挂在嘴边，我忍不住趁机还击他几句。可他信誓旦旦地说，早上刚称过，180，138斤，雷打不动。

6月8日

爸爸：你俩还不回来？

妈妈：我跟小陈逛街去，晚上不回家吃了。冰箱里有饺子，你和姜沫煮点吃吧。

我：我正想跟你们说呢，我晚上想去梓淇家。

爸爸：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

妈妈：什么？

爸爸：今天我生日啊。

妈妈：啊？

我和妈妈满怀愧疚地赶回来。妈妈炒了两个快手菜，给爸爸做了一碗长寿

面，放了四只手掌宽的大虾。爸爸看着面，不动筷子，脸上露出苦笑。

妈妈说：“怎么，这么大人了还赌气？”

爸爸说：“我海鲜过敏，从来不吃虾的。”

妈妈：“……啊，我怎么忘了？”

妈妈的表情僵在那里。我知道她没有从脑海中搜寻到关于爸爸不吃海鲜的记忆，因为我也没有。爸爸生日这天，我和妈妈意识到，隐身计划的副作用比我们想象得严重。爸爸似乎在被一点点从我们记忆中擦除。
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望着一小片星空胡思乱想，很久都没睡着。一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——有没有可能这不是什么副作用，隐身计划最初的野心不仅仅是解除大数据对人的计算？

姜涯，四十岁，身高180，体重138斤，生日是6月8号，毕业于……爸爸身上的标签像是秋天的梧桐叶一样，一片片从身上脱落。总有一天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。就是从这天起，我开始在手机便签上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。因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——如果不记录下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忘记关于爸爸的一切……

6月9日

吃早饭的时候，老姜坐在对面，像一只泰迪熊小画被放大了许多倍。他的脸呈现出淡淡的黄色，五官只能根据常识辨认。我无法确认他的眼睛是在看我，还是在看靠近我的那碟腌萝卜。我看见他模糊的手把清晰的煮鸡蛋送进了脸下方开合处的空洞。他毛茸茸的轮廓几乎融进了身后原木色的餐柜里……

6月10日

妈妈在玄关发出尖叫。我冲过去，她一把把我揽在身后。

“家里进来人了！”她说。

“没人啊，我一直在房间里。”我说。

妈妈指着她上一双棕黄色的男士休闲鞋说：“这是谁的鞋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会不会是爸爸的？”接着，我们又又在沙发上看到了从未见过的，散发着陌生人气味的电脑包，在洗衣篮里看见了没见过的衣服，还有盥洗台上的剃须刀、柜子里发蜡、茶几上的香烟……这些新发现让妈妈有些崩溃。

6月11日

我很久没见过老姜笑了，哦，是没听见他发出大笑的声音。或许他脸上出现过微笑，而我们看不到。我们小心翼翼地交谈，我和妈妈尽量不谈起对他外貌和物品的遗忘，话题围绕新闻、八卦，认识的人，假装生活还是照旧。

6月12日

今天出门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背，我感到……一阵异样，我觉得这样说很对不起他，可这是我真实的感受。好像“爸爸”这个标签也从他身上脱落了，那种温暖和亲密的感觉消失了，我只能反复说服自己这个模糊的男人是我的爸爸。

6月13日

填“家校联系方式”的时候我愣住了。我叫姜沫，我的爸爸应该也姓姜，可是他叫什么来着？姜东，姜旭还是姜洋？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是两个字。

6月14日

“那个隐身计划，能不能退出？”妈妈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“……不行。合同里说了，如果中途违约，要支付酬劳两倍的违约金……”那个穿着格子衬衫的黄色淡影在沙发上轻轻摇晃，虚弱的声音转而高兴起来，“马上就要成功了，是不是？再坚持一下，我们会生活得更好。”

那团影子比前几日更淡了，似有若无地抹在沙发上。五官已经模糊成一片。我们对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，好像不是对眼前这个人，而是对不在场的那个记忆里的爸爸。

6月25日

放学铃声响了，我走到学校的大门口。密密麻麻的家长等在那里，等他们的孩子像背着书包的鸟一样冲出校门。沿路的司机因为交通受阻烦躁地按着喇叭。

我一个一个地盯着他们的脸，男人女人都不错过，仔仔细细地分辨，一无所获。爸爸说今天放学来接我，我知道他一定来了。可是，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的爸爸，他在哪里吗？我能看到他吗？下午五点半，爸爸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。

6月25日

我每天好好吃饭、读书、按时睡觉、晨跑，等爸爸回来。有时候，家里的物品会发生变化。盥洗台上的剃须刀跑到了电视柜上，发蜡的盖子忘记盖上，香烟盒里的烟少了几根……

这些变化让我和妈妈感到安心。它们说明爸爸还生活在我们身边，认真地完成那个了不起的实验。他只是从我们的眼睛里消失了。

我和妈妈只需要等待，等待隐身计划完成，爸爸就会回来，应该是这样吧？不过我发誓，不会再让爸爸参加任何科学实验了。

名家推荐



星 河

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，神笔马良试图以画笔构造一个美丽世界，但那个故事却没有回答，“被构造”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是否真的完美和幸福。超侠的科幻小说《画界》以一个类似的故事为载体，并赋予其充分的科技基础，同时以一种冷峻的方式提出对该问题的思考。

大头说：“这画归我了，这是罚款！知道了吗？”

阿凯说：“不，我还没有画完呢！”

大头哪里管他，拿着画板就走。阿凯还想继续奔向前，抢回自己的画，但野已经带着一众兄弟扑了上来。大头没有回头，他只听到身后响起了沉重的踢打之声，他像吹过枯草的野风一般，轻叹了一口气，便悄然离去。

二

大头将那幅画挂在家中的正中心，尽管这只是一个他临时栖身的破败公寓，但也是附近最好的公寓了。

这个星球的大人早就去了战场。生死未卜，从来不曾回来过。只有孩子们在流浪，大一点的孩子带着小一点的孩子，从一个城市，走向另一个城市，寻找食物，坚持活下去，但每个城市都破败腐朽不堪，都是废墟，都是残垣。

孩子们越来越少。活下来的孩子形成了自己的团体。

大头看着那幅画，想起了小时候。特别是夕阳的微光将那画照亮之时，那简笔画竟有了色彩，绽放着一种神秘的绚烂之光，吸引他慢慢向那画靠近，一步一步，他抓向了画中的世界。

嘭！他的脑袋碰到墙壁，差点破血流。摸着肿胀的脑门，他这才清醒过来，发现画还挂在墙面上，太阳早已陨落。

第二天，大头带着画，找到了阿凯。阿凯倒在一个破墙后，手里抓着画笔，浑身的骨头都疼，脸颊、手脚青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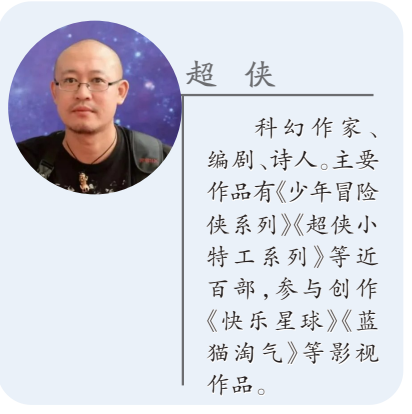
大头将他踢醒。大头把一块饼干，半瓶水扔到他的面前，阿凯顿时眼睛一亮，拿起饼干坐起来，撕开塑料袋，大口吃了起来，但吃太快，噎着了，忙打开塑料水瓶，喝了一口，喝太快，又呛着了，开始咳嗽。

大头走过去说：“这幅，是你画的？”这是句废话，但是是有用的开场白。

阿凯说：“是的，你快还给我。”

大头冷冷地说：“可以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将我画进去。”

阿凯摇摇头说：“那会破坏这张



超 侠

科幻作家、编剧、诗人。主要作品有《少年冒险侠系列》《超侠小特工系列》等近百部，参与创作《快乐星球》《蓝猫淘气》等影视作品。

三

当又一个新的太阳瞄准这个世界时，野在大头的家门外叫了好半天，他都没有起来。野觉得奇怪，他冲进老大的家中，老大并不在。

一整天了，老大都没出现。野这才有点慌了，命小弟们四处去找，但根本没有结果。大头不可能无端端消失。野将大伙儿聚集在大头家，一边等他回来，一边在讨论、猜测、推理老大去了哪里。

一个鬼头鬼脑的影子从窗外闪过。“老大！”有孩子惊喜地叫起来，跟着，大伙儿激动地一窝蜂往外冲。大头比他们年纪大一些，带着他们寻找食物，过滤脏水为净水，猎杀变异动物，艰难生存。因此离了老大，他们都无所适从，只有大头在，他们才会安心。

但外面的不是大头，而是那个在废墟下画画的小子。孩子们将阿凯抓住，押了进来。

野怒道：“又是你这小子，你……”

他突然感到一种冷冽的恐惧，喝道：

“你来干什么？我们老大呢？”

阿凯一脸懵，轻轻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野怒道：“一定是你，是你弄的，是不是？”阿凯怯生生地道：“我只是来拿回我的画。”

野的目光转折，射到墙面上，那里，正挂着那幅画。似是简笔素描，走到近前，却觉得极为细腻真实。那里面的高楼大厦，灯红酒绿，仿佛就在眼前。一家餐厅内，一对盛装的男女，正面对面地用餐，餐盘里放着上等的香喷喷冒着油的牛排，还有松软甜蜜的奶油蛋糕，以及醇美的红酒……

野舔舔嘴唇，吞咽着唾液，喉结蠕动，痴痴地往那画抓去。这时，那街道上有一个人影跑过来，使劲地摇着手，焦急地说着什么。那个人是大头。

他大吃一惊，“嘭！”地撞到墙上，他猛然清醒过来，摸着被撞疼的脑袋，翻翻眼皮，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阿凯也摇了摇头，踮起脚，想将自己的画拿起来。

野喝道：“别动！”他仔细地盯紧画中那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的人群，指着其中一个，道：“大头哥！”

众孩子们也都围了过来，瞧着那画中之人，也都指着他，叫起来：“大头哥？”野给了阿凯后脑勺一个巴掌，怒道：“你把我们的大头哥弄到里面去了？是吗？”

阿凯说：“我，怎么可能？”

孩子们指着那画，痴痴地看着，说：“大头哥在里面，我们也要到里面去，我们也要到里面去！”

孩子们排好了队。阿凯取下了画，拿起他那只破旧的笔，轻盈地描绘出他们的形象。他画得很慢，就像一个最精细的工程师，正在制作最精密的仪器。

虽然在这幅画中，他们几个只是很小的一点，但若是放大之后，就能看出，惟妙惟肖，分毫不差。从野到其他孩子，都被画到了这幅画里，而他们的身体，也都虚化，成为一颗颗散碎的基本粒子，进入了画中。

那是另外一个世界，是美好的过去，也是美丽的未来。在那里，他们的美梦成真。野在餐厅里吃到了美味的牛排，孩子们也不再挣扎于饥恶与危险的境地。

四

阿凯高高兴兴地将画轴卷起，再背起画板，向着另外一个城市走去。

是啊，他走到哪里，哪个城市就消失，城市里的人，城市里的事，城市里的

高楼大厦、街道商铺，都被他画到画中，一旦画到画中，它们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仅仅留下破败的影子。

“原来是你？”一个冷冷的声音，在阿凯的背后响起。阿凯听得心头发怵，他慢慢回头，便见到了大头。“怎么，你？”阿凯显得很惊愕。

“你当然没想到，我还在，还在这个世界上。”大头盯着他，目光冷酷，如锋利的剑刃。

“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”阿凯问道。

“我没有逃。”大头说，他叹息着，“我只是没有进去。”

“那进去的，是谁？”阿凯问，“我明明已经将你……”

“是的。”大头说，“你是将我画进去了，但大头没有，只是我的影子，我的镜像，真正的我，并没有进去。”

“你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阿凯惊问，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你们运用的这项外星技术，确实无人能敌，你们走过我们的家园，每一座城市，你们把它们，都‘画’进去了。”大头说，“所有的城市都成了废墟，人们都不见了，你的眼睛，能扫描出静止物体的所有物质构成的基本粒子，而你的画笔，则是重新输出端，这画的界面，就是一个输出窗口，能够完美地输出你扫描之后的每一个基本粒子，每一个组成构建。是吗？”

阿凯缓缓点头，终于承认：“是的。”大头说：“我们的星球之所以搞成这样，就是因为来了许多个你们，混杂在我们当中，以绘画为名，将我们全都‘画’入了你们的空间，成了你们的‘画’。”

阿凯说：“那其实是永恒的艺术品，那里，时间无限循环往复，空间无限扩大，你们的欢乐无限绽放，不再有战争，不再有痛苦，只有幸福和美好，这是我制作这件艺术品最重要的意义，我不想看你们被我收摄进痛苦的‘画界’，因此，每次都是你们渴望，你们需要，我才会扫描，我从来没有强迫过，当你想进入的时候，我会让你进入，否则你就破坏了我的画的风格了。而这界面之后，是一个四维的世界，它将能够永远容纳无限三维的物体，所以在那里，你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物质，可以永远不会为了能源而战斗，不会为了食物而争抢，这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大头说：“四维的画界？”

阿凯说：“正如一个三维的盒子，它的里面，是可以放下无限的二维的平面的，所以我创造的四维的画界，是可以容

纳无穷的三维的你们的。”

大头怒道：“那也是一个虚假的世界，那不是真实的世界。”

阿凯说：“那怎么会虚假？那也是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没有痛苦的世界，那里有无穷的美食，无限的娱乐，那里生活着无忧无虑不会死亡的你们啊！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兄弟姐妹，你的朋友，都在那里呢！你也让我把你画进去如何？现在，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了。你看，你看！”

他将画徐徐展开，那画中的城市里，大头的父母，大头的兄弟姐妹，大头的朋友们，都在向他招手呢！他们仿佛在说：“来啊，你也来啊，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世界，一个新的星球，一个新的时空，人类，将不会再有烦恼忧愁。”

大头也伸出手，喃喃道：“是吗，是吗，好，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”

阿凯的声音变得极度的温柔，极度的轻柔，说：“对，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将你最美好的笑脸画进去，到了那里，你就永远是微笑的，快乐的。”他对着大头，举起画笔，仔细地描摹，他双目中的扫描器，将眼前的所有基本粒子都穿透，都扫描，记录下来，又通过画笔，探入了画界所在的空间，将它们完美的复刻出来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阿凯突然看到了颠三倒四的世界。世界快速旋转，时而是画，时而是天，时而是地，他想动，却动不了，当视线再次翻转过来时，他看到的是昏暗的天空，还有大头那个硕大的头，以及手中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，而另外一个大头，正站在远处，继续微笑，保持着无人描绘的造型，他的前方，则站着阿凯被头的身躯，脖颈上冒着咻咻咻的电火花。

阿凯明白，自己的脑袋被他砍断了。他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大头冷笑：“机器就是机器。你复刻的，依然只是一个全息投影，一个假的我，所以进入你‘画界’的，也只是一个假的投影，真正的我，一直在你后面。”

阿凯说：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不接受？”

大头说：“即便这个世界再差，也毕竟是我们的世界。”

大头抱起了那画作，他看着画中的父母兄弟、亲朋好友，眼睛微微湿润，又闪亮起来。

“或许，你们待在那里，会更好。”他背着画中的世界，走向夕阳，走向那夕阳下沉，而朝阳也会初升的远方。

咻啦！通话器里传来声音：“还有一万个城市，一万个空间机器人，正在创作他们的四维艺术品！我们得赶快……”